

# 丁玲

丁玲  
在北大荒的日子

BEIDAHUANG  
FENGXUERENJIAN

赵国春 著

# 北大荒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丁玲 在北大荒的日子

BEIDAHUANG  
FENGXUERENJIAN

赵国存 著

霞  
间  
北大荒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雪人间北大荒: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赵国春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17-2818-4

I. ①风… II. ①赵…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0569号

## 风雪人间北大荒

Fengxue Renjian Beidahuang

---

作 者	/ 赵国春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杨治经
封面设计	/ 屈 佳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a href="http://www.bfwy.com">http://www.bfwy.com</a>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a href="mailto:bfwy@bfwy.com">bfwy@bfwy.com</a>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50千
版 次	/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4.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818-4

---

# 目录

## 引言

- 到延安 ..... 3
- 毛泽东赠词《临江仙》 ..... 6
- 头戴两顶“帽子” ..... 9

## 第一章 到北大荒去

- 突如其来的通知 ..... 13
- 陈明来信 ..... 16
- 下榻“马迭尔” ..... 20
- 初到密山 ..... 22
- 晋见王震将军 ..... 24
- 与陈明相会 ..... 27
- 患难与共 ..... 31
-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 34

## 第二章 奔赴汤原

- 鸡舍安新家 ..... 39

学养鸡 .....	45
行善事、当红娘 .....	53
总理和将军的关怀 .....	57
扫盲教员 .....	64
黑板报“总编” .....	72
远方来信 .....	75
陈明帮助排演《刘三姐》 .....	82
走访农场 .....	85

### 第三章 转赴宝泉岭

结识“杜晚香” .....	97
“文革”中的遭遇 .....	105
丁玲失踪 .....	108
陈明三访汤原 .....	110
“地下黑俱乐部” .....	118
蹲“牛棚” .....	120
寻找丁玲 .....	126
进“老虎队” .....	130
双双入狱 .....	137

### 第四章 重返北大荒

“回来就是探亲” .....	145
看望普阳 .....	148
回访宝泉岭 .....	160
汤原寻访 .....	165
北大荒人不会忘记她 .....	166



## 第五章 永远是北大荒人

与病魔作斗争 .....	175
“丁玲不死” .....	182
“丁玲生平事迹陈列室” .....	188
主要参考书目 .....	194

## 附录

丁玲、陈明在北大荒大事记 .....	195
北京各界隆重举行丁玲遗体告别仪式 .....	201
丁玲同志生平 .....	202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	205
丁玲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一封信 .....	207
初到密山 .....	209
杜晚香 .....	211
关于《杜晚香》 .....	230
在宝泉岭农场 .....	236
创业精神在普阳发扬光大 .....	244
人民哺育了我 .....	246
也说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	248
丁玲写给北大荒人的两封信 .....	255
北大荒人写丁玲的文章目录 .....	257
北大荒作家作品荣获丁玲文学奖名单 .....	260
后 记 .....	262

## 引言

丁玲，姓蒋，名伟，字冰之，乳名小菡。1904年10月12日生在湖南临澧一个官僚地主家庭，4岁丧父，跟随坚持走自立道路的寡母在常德长大。“五四”运动中，她毅然地剪掉辫子，参加辩论会，慷慨激昂地为如何避免当亡国奴、妇女求解放等课题陈词。1923年夏天，丁玲结识共产党人瞿秋白，在瞿秋白的劝说下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肄业后，开始发表作品。1925年4月，第一次以“丁玲”为名给鲁迅先生写信，既诉说苦闷，又请求指导和帮助。不料，先生在别人的提示下怀疑此信为“孛孛阿文”即沈从文所写，竟没有回信。丁玲在苦闷中随王剑虹之父王勃山先生回湘。不久，在北京萍水相逢的胡也频竟也追到常德。秋天，胡也频返京，在香山角下租房同居，涉猎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1927年秋天，丁玲悄悄地试写小说《梦珂》。写完之后不在北京投稿，更不愿意利用胡也频和沈从文在京城文艺界的熟人关系，而寄给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叶圣陶和徐调孚从自发来稿中发现了《梦珂》，以头条位置刊登于1927年12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1928年2月10日，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以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丁玲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有评论家称：丁玲此作就好像一颗炸弹，炸响了沉寂一时的文坛。读过《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人们都称赞丁玲的创作才华。从此，丁玲成为著名作家。1929年1月，丁玲、胡也频及沈从文举债创办“红黑”出版社，年底因经济困难而倒闭。1930年2月，胡也频为偿还“红黑”出版社的债务，到



1930年12月，丁玲和胡也频抱着儿子蒋祖林摄于上海

济南去教书，丁玲留在上海继续创作。后来，丁玲赶到济南。在济南一所中学，胡也频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组织学生进行文艺活动。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胡也频。5月，丁玲与他匆匆逃离济南，经青岛回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夫妻一道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1月17日，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也频被选为代表，去江西中央苏区参加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胡也频等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和也频一道被捕的有二十多名同志，其中

有左翼作家柔石、殷夫、李伟森以及冯铿（女）。2月7日深夜，反动当局把他们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的儿子刚满一百天。4月间，她由沈从文先生护送，把儿子送到常德，请母亲代为抚养。她在家只住了三天，向母亲隐瞒了胡也频牺牲的消息。她准备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实现胡也频的遗愿，党组织却把她留在了上海，让她创办和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以团结党内的作家，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

1932年，丁玲由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秘密的宣誓仪式上，瞿秋白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很快，她便担任“左联”的党团（相当于今天的党组）书记。8月，《北斗》被反动当局查封。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法租界内四川路昆山花园家中被国民



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很快押往南京。鲁迅、宋庆龄、蔡元培和柳亚子以及“左联”的同志大力援救。国际友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古久里等也大力声援，使得反动当局不敢杀害丁玲。他们威逼利诱，妄图利用丁玲的声望为反动政权服务。丁玲坚持斗争，努力寻求党组织的帮助以逃离特务机关的幽禁。终于在1936年秋天，冯雪峰指派张天翼，让丁玲化装到了上海。

## 到延安

1936年，丁玲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从上海来到西安。11月1日，与聂绀弩乔装为夫妻，由二女四男做伴，一行八人，从西安西关坐汽车，奔向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今陕北志丹县）。丁玲和陪送她的人没有说出真实姓名，只说去保安找丈夫。

到达陕北保安后，看到镇子里一座座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的房屋，焦黑的房梁裸露着，门和窗户变成了黑洞洞的大窟窿，这是那些可恶的地主逃走前作的孽。丁玲被领到一座很宽敞的大院子里，这是保安唯一没有被烧的，是镇上最好的房子。周恩来和邓颖超从合作社买了两个荤菜、几个馒头，又拿出当时在陕北很珍贵的牛油，来招待她。

党中央对丁玲在上海的工作及她在南京监狱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她这次逃出白区，直奔陕北的革命精神十分赞赏。中央宣传部决定在窑洞里召开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洛甫）、林伯渠、李克农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宽敞的窑洞里，灯光明亮，一盆木炭火烧得通红。大家围着一张长条桌坐着，桌上摆着几盘花生、瓜子、红枣。丁玲也坐在桌旁，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喜悦。

凯丰说：“同志们，丁玲同志是中央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今天举办这个小小的欢迎会，欢迎丁玲同志，大家都说几句吧。”

“欢迎你呀，丁玲同志，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用革命文艺鼓舞我们的战士，鼓舞我

们的人民，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来说完后，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洛甫、林伯渠、李克农都先后发了言。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主席来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披着一件棉衣从外面进来，开句玩笑说：“主席今天好漂亮！”

毛泽东说：“只刮了脸，还没理发呢！”

凯丰说：“主席，刚才大家都讲了，您也讲几句吧！”

毛泽东说：“到哪里都要我讲话，我就不能当个听众，听一听，到这里玩一玩吗？丁玲同志，还是听你说吧！”

丁玲说：“谢谢各位首长。我该说些什么呢？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啊！1931年春天，胡也频牺牲之后，我曾经向洛甫同志要求，到中央苏区去，当时党组织决定让我留在上海，从事‘左联’的工作。三年前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幽禁在南京，迫于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压力，他们不杀我，不关我，也不给我自由。这三年，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三年。我就像一个孤儿，远离母亲的怀抱。这三年，我日夜思念的就是到中央苏区来，到中央所在地来，只有这样，才能洗净敌人泼给我的满身血污。感谢党组织帮助我逃离南京，安排我来陕北。我算是最幸运的人了，真的，想起那些为革命死难的同志，我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在大家一阵掌声中，毛泽东抽着烟，连连点头，朝丁玲伸出一只手来：“丁玲同志，我们欢迎你！”丁玲的一双手握住领袖的手，好久不曾听过的湖南乡音也使她想起了母亲，一时间丁玲心头翻涌起许多往事，也想起了也频的死，想起了这几年在监禁下与世隔绝的生活，想起东跑西寻地到处找党组织……不由止不住的眼泪落了下来，丁玲哭了，这是悲喜交加的流露。

“回到家了，应该放声开怀地大笑才是，怎么抹起眼泪来了？”中宣部长凯丰同志笑着说，“来来来，我们预备了一点粗菜淡饭，为你接风洗尘。”周副主席接了一句，“欢迎我们的好女儿回家来。”

丁玲擦干了眼泪，大家亲亲热热地围着桌子坐好，有说有笑地吃起

1931年2月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3月，丁玲偕幼子返回湖南。她对母亲谎称胡也频要去苏联，自己一人无法带孩子，将不满周岁的祖林交由父母抚养。图为她与怀抱祖林的母亲在常德合影



来。毛主席说：“陕北这里是穷乡僻壤，消息闭塞得很，丁玲，你给我们讲一点外面的消息听听，讲讲鲁迅吧。”

说到鲁迅，丁玲慢慢放下筷子，用沉重的语调说：“这次逃离南京途经上海时，本想去看他，可惜他正在病中。不料想，到了西安，就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

毛主席沉思了一下，缓缓地说：“鲁迅是中国革命文化的一员主将，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大思想家，他那双眼睛了不得，察人辨人，一见中的，一针见血，比我们的毛瑟枪还要厉害！”

丁玲想起了第一次和鲁迅见面时的情形，是在1931年5月，她第一次参加“左联”的会议，在北四川路一个小学校里，与会的大多数人她都是新认识。丁玲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言。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须中间闪烁的是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丁玲当时负责《北斗》的编辑工作，希望《北斗》能登载几张像《小说月报》有过的那种插图。丁玲问过冯雪峰，冯雪峰告诉丁玲，鲁迅那里有版画可以向他要，过几天，丁玲和冯雪峰去鲁迅家挑选。鲁迅拿出许多版画，并且逐幅向丁玲解释。鲁迅着重介绍了几张，特别拿出《牺牲》那幅画给她看，还

答应为这幅画写说明……

宴会开得生动活泼，别具一格，还有文艺节目呢，李克农和邓颖超站在炕头上，清唱京剧《武家坡》……宴会刚散，丁玲就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拜访。毛主席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呢？丁玲回答说，当兵，要当红军。毛主席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方去吧！”11月24日，丁玲就跟着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沿途，她写了不少散文，最著名的有《彭德怀速写》和《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1937年2月，丁玲随红军前方总指挥部到达陕西省三原县，在这里邂逅老朋友、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奉命陪她去党中央新址——延安。

### 毛泽东赠词《临江仙》

毛泽东应丁玲继续当红军的要求，派她到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当年12月丁玲于南下三原途中，收到毛泽东用电文发出的这首赠送丁玲的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那么紧张、繁忙的形势下，不忘为那次开过晚会欢迎的丁玲写赠词，又在写好词后，用电报发给陇东

前线指挥作战的一军团聂荣臻将军，把这首《临江仙》词转给丁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

1937年1月，丁玲从前方回延安，陪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会见毛主席时，谈话间提到《临江仙》，毛主席当即从桌子上拿过一张巴掌大小的白色油光纸，用毛笔把这首词写了一遍，既未标出题目、词牌，也没有署名，便顺手交给了丁玲。

1939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受到很大威胁。丁玲在行军转移之际，很为毛泽东赠给自己的词手迹担忧。她在延安，常读到胡风主办的刊物，在“左联”时，她也曾与胡风共过事，同时也知道胡风现在较安全的重庆，于是便托人将一些稿件和毛泽东写给她的手迹转交给胡风。胡风接到这包东



1937年丁玲在山西

西时，已是下半年。胡风打开这包，见到这篇龙飞凤舞的手迹，他惊呼起来。因为他认出这正是毛泽东的亲笔。胡风感到责任重大。因国共两党如今正相交锋，自己又在国民党腹地，手中却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书迹，他必须认真妥善地保藏好。（杨建民著《毛泽东赠丁玲手迹的曲折珍存》中国丁玲研究会主办的《丁玲研究》2007年1期）

胡风将毛泽东的手迹单独取出，放进一只主办《七月》杂志时印的牛皮纸信封里。在信封上他巧妙地用毛笔写上了“毛笔”两个大字。内含自然是毛泽东笔迹的意思，可从表面上，又只是毛笔字的意思。然后放进一个最不惹人注目的皮包夹层里。此后历尽坎坷，1940年的重庆陷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引起的混乱之中，胡风一直把这个皮包珍藏着。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为了抗议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得到周恩来的指示，胡风准备秘密离开重庆去香港。因为携带东西在路上颠沛不安全，他便打算将一些重要的文稿和书籍，存放在不致遭受敌机轰炸的重庆远郊亲戚家。胡风夫人梅志为怕将来万一不能回重庆，便在装手迹的信封上，用钢笔写上“丁存”两个小字。两年后，胡风又返回重庆，从亲戚家取回存物，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的手迹又随胡风一起从重庆回到了上海。解放以后，大家都忙于工作，竟然忘了在胡风的旧夹子里，还珍藏着这份手迹。（杨建民著《毛泽东赠丁玲手迹的曲折珍存》中国丁玲研究会主办的《丁玲研究》2007年1期）

1953年下半年，胡风全家搬到了北京。收拾东西，又将毛泽东手迹找了出来。他们便将这个信封放在胡风的书桌抽屉，想找个合适机会将它亲自交还丁玲。形势变化很快，不久，丁玲辞去了文化界的实际领导职务。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开始，后来胡风被捕，家里所有文字的东西多被抄走。毛泽东的手迹，与胡风的日记、书信、文稿等与其他杂物一并被搜查走，并且没有经过认真甄别，就存进公安部的档案柜中。这一放就是十年。这虽属于意外，可手迹却相对安全了。1965年，胡风被判刑，一些不被没收的东西可以领回，毛泽东的手迹这时才与其他一些杂物被梅志领了回来。（杨建民著《毛泽东赠丁玲手迹的曲折珍存》中国丁玲研究会主办的《丁玲研究》2007年1期）

1968年夏天，成都的红卫兵来到梅志待的芦山县劳改局苗溪茶场，抄了他们的家。红卫兵不但将衣物翻得乱七八糟，还将那个装有文稿和毛泽东手迹的皮包也拎走了。梅志当时十分紧张。抄完家后，梅志被训斥了一顿，接着就让她收拾一下东西去参加劳动。意外发现这个皮包被扔在地上没人要，她捡起来时，发现里面的诗稿全没有了，但是里面装有手迹的夹层没人动，东西还在。梅志这才松了口气，她把皮包放在了衣柜里。（杨建民著《毛泽东赠丁玲手迹的曲折珍存》中国丁玲研究会主办的《丁玲研究》2007年1期）

“文革”之后，作家宏羽在研究丁玲创作生涯过程中，从一本《今日中国》上看到美国人里夫写的《丁玲在西北》的文章。这篇文章披露，说毛泽东有一首词赠丁玲。沿着这条线索，宏羽开始寻访。

丁玲也告诉别人，词曾托胡风保存。胡风的一位朋友获此消息后，便写信询问。梅志对胡风说：“现在好了，该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从四川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大街24号楼，与丁玲的住所仅一栋之隔。有一天，胡风的老伴梅志同志偶尔翻开那个旧皮包的夹层，发现了这张薄薄的纸片，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发黄，这就是当年毛主席给丁玲写的《临江仙》的手迹。梅志便写了一封短信，将这个保存了多年的毛泽东手迹寄给中国作家协会转交丁玲。信中对这手迹现状作了一点说明，即因为它长期放在皮包夹层，四川山区又潮湿，其中一张受潮有点破损。作家宏羽见到毛泽东手迹后，立即写出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写给丁玲的一首词》，连同《临江仙》手迹，一并寄给《新观察》杂志，《新观察》杂志1980年第7期首次公开发表了这首词，并附有毛主席的手迹影印件。毛泽东所书的手迹，上面并无题目和词牌，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时，才由编者拟题：《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 头戴两顶“帽子”

全国解放以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参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

从建国前夕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丁玲投入了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党政工作。她先后五次赴苏联、东欧参加国际会议。1949年开始，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她把5万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儿童福利委员会。正当丁玲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兴奋中时，一场令她始料不及的政治风暴向她袭来。

1955年底，丁玲就戴上了“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的两顶大帽子。她为此受到了

残酷的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8月7日《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8月11日，《文艺报》在头版大字标题刊登《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的长篇报道。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丁玲和陈企霞是在延安认识的。1940年春天，陈企霞开始在青委宣传部工作，丁玲负责《解放日报》文艺栏。陈企霞让李又然问丁玲，是否愿意让陈企霞去帮忙。丁玲爽快地同意了。相识40多年后，陈企霞回忆起丁玲时说：

“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坦白真诚。坦白真诚之于人，如同清辉之于月，温暖之于春，是最能给人以亲切感的了。她是名人，长我几岁，待我却很平等，从不盛气凌人。工作中，她很尊重我的意见。副刊初办时，由于我们互相配合，通力合作，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相处久了，我发现丁玲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直率地发表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她举止很大方，和人们很容易谈得来。因此，她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多数是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她住的窑洞里经常是高朋满座……”

进京以后，想不到陈企霞又和丁玲二度共事。1949年，文联决定办《文艺报》，丁玲和陈企霞一起被调去筹办，分任正副主编。“相互了解的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再次相逢，本是人生幸事，岂料却成了我们厄运的开端。”

1955年后，《文艺报》开始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据说“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最早是送到《文艺报》的，《文艺报》的“老爷们”把它退了，文章才通过其他途径被发现。为此，《文艺报》受到了批判。从1953年开始，文联内部就开始批判丁玲和陈企霞，说他俩是个小集团。有的说这个小集团延安时就形成了。其间，陈企霞被关了九个月。丁玲和陈企霞向中央写了申诉信，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会上特地说，丁陈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可到了1957年，他们谁也没有逃出这场厄运。



第一章

# 到北大荒去

突如其来的通知

陈明来信

下榻：马迭尔

初到密山

晋见王震将军

与陈明相会

患难与共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